

一场海战可以改变一个人的命运，或是青史留名，或是遗臭万年
一部小说可以警醒激励一个国家，或是以史为镜，或是重蹈覆辙

长篇历史小说

雄镇海战

热血沸腾的爱国情怀，诡谲多变的政治斗争
波澜壮阔的中法海战，跌宕起伏的传奇故事

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耻辱和悲愤，抛家舍业，为国捐躯
通过一场局部海战，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

邹元辉◎著

作家出版社

雄镇海战

热血沸腾的爱国情怀，诡谲多变的政治斗争

邹元辉◎著



王24/15
ZP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雄镇海战/邹元辉著. -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11. 10
ISBN 978 - 7 - 5063 - 6081 - 4

I. ①雄… II. ①邹…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199927 号

雄镇海战

作 者: 邹元辉

责任编辑: 韩 星

装帧设计: 大象设计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编: 100125

电话传真: 86 - 10 - 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 - 10 - 65004079 (总编室)

86 - 10 - 65015116 (邮购部)

E-mail: zuoja@zuoja.net.cn

<http://www.haozuoja.com> (作家在线)

印刷: 北京谊兴印刷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70 × 240

字数: 350 千

印张: 22.75

版次: 2011 年 10 月第 1 版

印次: 2011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063 - 6081 - 4

定价: 36.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谨以此书献给正破茧而出的中国航母，
献给正在崛起的中国海军！

希望我们的海疆不再被侵略，主权不再被践踏！

目 录

第一章	翼王星夜埋玄机	教士东渡传圣经	/ 1
第二章	翼王兵败谋后事	夫人妙计脱虎口	/ 10
第三章	兵匪联手劫钱财	良将护主幸脱险	/ 19
第四章	内阁会议谋扩张	狼子野心图清国	/ 25
第五章	一路卖艺展绝技	四处登山有隐情	/ 33
第六章	慈禧设计黜奕訢	甲申易枢控朝政	/ 37
第七章	师徒沿海向北行	中堂赴京忧时局	/ 42
第八章	昔日幕僚聚京畿	筹划面圣之议策	/ 49
第九章	夜访亲王探口风	一番苦心少知音	/ 57
第十章	恭王坦言析政局	防御法夷商机宜	/ 63
第十一章	养心殿上面帝后	出谋献计得认同	/ 70
第十二章	廷议两派激争论	谈判求和占上风	/ 77
第十三章	一味求和成鱼肉	外使献策欲改弦	/ 88
第十四章	谈判破裂陷僵局	法夷战舰陈马尾	/ 100
第十五章	马尾港惨遭炮击	寻宝人顿悟天机	/ 104
第十六章	一路风霜染沉疴	千里寻宝到镇海	/ 110
第十七章	恩师临终托后事	翼王遗孤明真情	/ 116
第十八章	恶掌柜趁火打劫	善郎中爱莫能助	/ 126
第十九章	飞儿拜师桂郎中	兄弟栖身关帝庙	/ 136
第二十章	吴守备招募炮勇	师兄弟更名入营	/ 144
第二十一章	仗义斗殴受严责	借机请求上炮台	/ 151
第二十二章	战前巡视提督忧	定海献计众官安	/ 156
第二十三章	众官聚议御敌计	拆炮退守占上风	/ 164
第二十四章	守备违令据理谏	提督权衡纳谏言	/ 168

第二十五章	道台得功又献计	将领守疆众心齐	/ 177
第二十六章	守备焚香立斗志	同知闻言释误解	/ 183
第二十七章	南洋水师不畏惧	镇海将领巧御敌	/ 189
第二十八章	众将领枕戈待旦	镇海口连夜备战	/ 200
第二十九章	为防法人通敌情	道台软禁传教士	/ 209
第三十章	战舰就位振士气	江面布控气势雄	/ 216
第三十一章	炮台加固迎敌舰	清军蓄势守海防	/ 221
第三十二章	法酋率舰攻镇海	炮长摩拳欲报仇	/ 226
第三十三章	孤拔陈兵测水道	吴杰下令开头炮	/ 231
第三十四章	伪装诱敌费敌弹	伺机还击猛反攻	/ 238
第三十五章	大难击破发财梦	无情炮火丧孙儿	/ 242
第三十六章	勇士捐躯护炮台	翼王藏宝成谜团	/ 246
第三十七章	水师鱼雷逼退敌	郎中携徒救伤员	/ 251
第三十八章	庆功再商御敌策	安葬英烈筹棺木	/ 258
第三十九章	道台出策抗法夷	敌酋定计袭清舰	/ 265
第四十章	掌柜捐棺殁壮士	快船伏击阻贼寇	/ 270
第四十一章	法酋急功定战计	调集战舰欲强攻	/ 278
第四十二章	师妹阵亡激卫疆	旗舰中弹伤孤拔	/ 281
第四十三章	孤拔犹作困兽斗	骚扰偷袭皆落空	/ 291
第四十四章	法舰困守扰民生	清兵出击震法夷	/ 305
第四十五章	军民齐心抗顽敌	提督空城戏法酋	/ 310
第四十六章	虎狼久困大海上	商船无端遭打劫	/ 319
第四十七章	道台智激钱将军	偷袭重创敌司令	/ 324
第四十八章	沪上募捐赈济金	解囊彰显爱国心	/ 337
第四十九章	英人代庖缔和约	孤拔抱恨赴黄泉	/ 341
第五十章	总理会晤清公使	战舰回国固海防	/ 347
后记	在爱护中成长		/ 352

第一章

翼王星夜埋玄机 教士东渡传圣经

咸丰十年七月，当最后一抹半紫半黄的火烧云渐渐暗下来时，宁波府衙外的树上知了，终于停止了声嘶力竭的聒噪，一片片肥厚的香樟叶子渐渐成了剪影，单调、凝重的黑色吞噬了所有物件色彩，只留下若隐若现的轮廓。

此时，府衙内人来人往，急匆的脚步显露出几丝紧张与不安。几个身穿太平军兵服的士兵刚给“崇美堂”掌完灯退下，有个人快步跑了进来，只见他利索地单膝下跪，抱拳行礼：“参见翼王！”

“免。”太师椅上的石达开俯身逼视探子，“探听清楚了？”

“禀翼王，探听清楚了。‘木天义’大军辎重确已开始后撤。”

“唔，知道了。退下。”

“谢翼王！”探子起身退出了大堂。

石达开右手虚托下巴，食指在脸颊处轻轻地比画着，深邃的眸子盯着一处，似乎在思考着什么。须臾，他离开座椅，背手走到地图前，侍卫长刘亮赶紧为石达开举起蜡烛掌亮。

时间在沉默中流淌，刘亮手中蜡烛的烛泪一滴接一滴滚落，留下一道长长的泪痕。

“他娘的！翼王，建昌、抚州均已失守，他杨辅清这一撤，等于是断了我们后路。清妖现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从后面包抄我们，形势极为不利呀！”悄悄跟在后面的张遂谋拧着眉愤愤骂道，脖上青筋鼓得高高的，像一条条蚯蚓在蠕动。

张遂谋自参天侯黄玉琨、卫天侯曾锦谦相继阵亡后，成了石达开唯一的心腹。这次入浙，石达开将麾下大军分为五旗，先天燕张遂谋领中旗，位列诸将之上，一直跟随石达开，成了石达开形影不离的幕僚。

石达开头也没回：“杨辅清也不易，与湘军坚持到今天，也是打了不少硬仗。”

“可自从被封为‘木天义’后，他杨辅清这狗东西就只关注破爵位了。翼王，国危出奸雄啊……”

“不要扯远了!”

张遂谋一惊，虽然闭上了嘴，可心里却为石达开鸣不平。天王洪秀全封给翼王那个“通军主将”衔有个屁用！谁都明白那只是虚名，根本无权调动诸王军队。现在杨辅清不顾入浙太平军的安危，擅自后撤就是个证明！张遂谋甚至怀疑天王是故意借用清军力量来消灭翼王，以达到完全控制太平军的目的。

石达开缓步回到座椅上，扫了一眼张遂谋，换了温和口气问：“看来浙江是不能再待了，你有何想法？”

“那就向西入赣，与安庆守军连成一线。”

“那合适么？军力不足抱成一团仍是兵家大忌，假如曾国藩集中兵力、步步紧逼咋办？”

“这……”

见愁眉紧锁的张遂谋一时无话，石达开沉吟片刻，手按几案，前倾身子，双目盯着不远处的地图，其实他心里早就有了谱。

“为了缓解安庆压力，本王打算南下福建。若我军在福建北部与安庆形成犄角之势，料那曾国藩断不敢贸然攻打我安庆。”

“好！”张遂谋眉头一挑，他早有把战线移至南边的想法，离南京越远，越是安全，越不会受那股恶气。张遂谋把目光也移到了地图上，“不过我们动作要快，乘福建还没有被清妖占领，我们大军赶紧补上杨辅清的空缺，抢占有利地形。若是清妖抢先一步，在险要处设防，那‘十夫所守，千夫不过’，于我军可不利啊。”

石达开默默点头，深邃而平和的面容看不出一丝波澜。片刻，他朝外喊道：“传令兵！”

“在！”

石达开抽了一枚令箭，往前一掷：“传令各路大军做好南撤准备。”

“遵令！”传令兵捡起令箭转身迅速退了出去。

石达开扭头问张遂谋：“镇海炮台那个工程完工了吗？”

“禀翼王，昨日已竣工。”

“俘虏呢？”

“请翼王放心，一个也没放，全关在炮台营房内。”

“嗯。”石达开闭目凝思片刻，等他再次睁开眼时，目光透着瘆人的杀气，“你先去准备，今晚就把那件事给办好！”

“遵令！”

大堂只剩下石达开和侍卫长刘亮。石达开突然坐直身子，从笔架上取下狼毫，濡上墨，快转手腕，只见笔锋在纸上飞舞。写毕，石达开忿恚地把笔往地上一扔，仰脸靠在椅背上，痛苦地闭上眼睛。刘亮偷眼一瞥，只见纸上写着“天国多艰，内祸接踵。文恬武嬉，君蔽臣昏。德孚满朝，难钤制其”几个大字，心里不由得暗自

一惊。

过一会儿，石达开猛地睁开双眼，挺身伸手一扫，把刚写的纸团捏在手中，看也没看，一揉一扯，撕成了两半。捏着纸团，石达开急步走到烛台前，把两团纸伸到蜡烛上，柔软的火苗瞬间引燃了纸团。

石达开默默地望着纸团上腾起的火苗，感觉胸口一腔怒火也像燃烧的火苗，吞噬自己的抱负与理想。就在石达开愣神之际，火苗舔食到了手指，他被烫得一个激灵，马上松开手指。纸片带着火苗飘落到地上后，变成一卷黑色灰烬。石达开抬脚狠狠碾踩了几下，然后长长吁一口气，重新回到座位上。

刚坐下，张遂谋匆匆进来禀报：“翼王，已全部准备完毕，随时可以出发。”

“走！”

石达开推开椅子，甩开大步向外走了出去。刘亮与张遂谋赶紧跟上，穿过大堂，一起来到府衙外。

仪门左侧“亲贤馆”门口停了几辆马车，车上装着许多炮弹木箱。石达开上前看了一眼，没吭一声，只是扭过脸对张遂谋点了一下头。张遂谋领悟，立即翻身上马，手一挥，声音低沉有力：“出发！”

“啪，驾——”随着一连串驱遣声，满载着炮弹木箱的辎重“吱吱呀呀”地动了起来。望着这支乘着夜色行进的队伍，刘亮突然觉得今夜有点诡诞，这运输炮弹用得着主将张遂谋亲自操办吗？而且押运士兵也要比平时多一倍！

在“嗒嗒”马蹄声中，刘亮猛然发现石达开已转身向大堂走去，不敢再分神，赶紧跟着进了府衙。

第二天，天刚放亮，张遂谋急步闯了进来。石达开见是张遂谋，放下手中的毛巾，侧过脸问：“办妥了？”

“回翼王，全部放好了。”

“那些清妖俘虏呢？”

“封完洞口全部押下山，然后……”说到这里，张遂谋抬起右手，在脖子上抹了一下。

石达开阴沉着脸，合了一下眼皮点个头，没有说话。

张遂谋从怀中掏出一块丝绸，呈上：“标识在上面，请翼王收好。”

石达开匆匆擦了一下脸，把毛巾扔给刘亮，接过丝绸，瞅了一眼，迅速塞进怀中：“你去准备准备，大军即刻南撤。”

此时，清政府朝野上下也是被内乱外战搞得焦头烂额。不久前，在大洋另一端的法国战舰东渡重洋，与英军联手，凭借大炮和洋枪，轻松地攻陷了清国大沽炮台，战舰大炮直指天津城，严重威胁京城的安危。迫于英法联军兵临城下，清国只好立即派大学士桂良、吏部尚书花沙纳，与法国全权代表葛罗签订了《中法天津条约》。

法兰西第二帝国皇帝路易·拿破仑·波拿巴得到葛罗禀报后，异常兴奋。波拿巴绝不是为了条约中区区二百万两白银赔款而感到兴奋或满足，而是对《中法天津条约》第十三条中明确赋予基督徒传教和拥有资产的权利觉得满意。凭借这个条约，法国今后可以更多地介入清国政治、经济，甚至渗入军事中。这种目前看似无形的利益，其实今后会给法国带来更多、更巨大的实质性利益。为了让条约得以更好地实施，为了今后能更好地控制清国这头巨象，波拿巴当即安排政府人员，利用各种渠道，把条约内容散布出去，以鼓励更多的传教士去清国传教。

刚在圣母院大主教主持下完成晋铎仪式的莫西亚听到这个消息后颇为激动。年轻的莫西亚一直向往把主的福音撒向世界各地，尤其是远离欧洲的国家或地区，好让更多的人来爱上帝，信耶稣。而能在人口众多的清国传教，那可是莫西亚多年的愿望，这不但是个挑战，同时也是他改变现状出人头地的难得机遇。几年前，在一位外交官朋友帮助下，颇有心机也有远见的莫西亚自学起了中文，他给自己取了一个很中国却很俗气的名字——赵保禄。

第二天，赵保禄就变卖了所有家产，只等时机成熟，就动身前往向往已久的清国传教。

获知有位年轻的新神父变卖了所有家产，立志前往清国传教，波拿巴觉得这是个很好的事例。在国内，他需要这样的人来宣扬他的意志与理念；在国外，他需要这样的人来实现他的殖民思想与抱负。于是他决定专门召见这位勇敢的传教士。

得到皇帝要召见他的指令，脸形消瘦的赵保禄被这意外喜讯弄蒙了，一双机灵的眼睛因对听觉的不信而变得茫然，他紧张得声音微颤：“皇帝说是现在就让我过去吗？”

“是的，现在，车已等候在教堂外。”传信的卫兵笔挺站着，很客气地回答。

“好，好，我这就去。”赵保禄手忙脚乱地整理着身上宽大的神服，拘谨地跟在卫士后面向教堂外走去。在众多羡慕眼神护送下，赵保禄上了门口一辆崭新的四轮马车。

“砰”的一声，车门隔断了跟在后面传教士们的眼神。车架上的一名卫兵拉了一下缰绳，一声吆喝后，训练有素的马立即扬起蹄子，沿着碧波涟漪的塞纳河小跑起来。

塞纳河顺着地势蜿蜒向西延伸，仿佛是一柄又长又亮的利器，把巴黎市中心切割成两块。河以北俗称右岸，是赵保禄生活的地方。这里疏密得当、错落有致地排列着众多商店与教堂，充满浓郁繁华都市的商业气息；河南边矗立着不同时期建成的宫殿，这些皇家建筑在塞纳河漾漾柔波映照下，雍容华丽，令人在肃穆敬畏中感到恬静与柔婉。

爱丽舍宫就是左岸众多宫殿中最辉煌的宫殿。它雄踞香榭丽舍大街东端，君临巴黎闹市中心，背倚一座幽静秀丽的大花园。

爱丽舍宫是一座由大石块砌成的欧洲古典式二层建筑，典雅庄重又不失华贵。两翼是两座对称的双层高平台，中间是宽敞的矩形庭院。1718年，当时戴佛尔伯爵亨利兴建起了这座宫殿，取名为戴佛尔大厦。法国大革命爆发后，这座大厦易名为爱丽舍宫。奥地利战役爆发前，法兰西第一帝国皇帝拿破仑·波拿巴和他唯一的情人约瑟芬就一直居住在此，这里从此就成了法兰西最高统治者的居所。对叔父拿破仑·波拿巴崇拜不已的路易·拿破仑·波拿巴获得最高统治权后，自然把行宫也定在了爱丽舍宫。

之前，赵保禄曾经无数次在河对岸仰望过爱丽舍宫。他向往与权势接近，就像他身边的教徒，虔诚地向往与上帝接近，希望上帝能宽恕他们的罪过，希望上帝能护佑他们的一生。赵保禄很现实，他觉得在人间，谁拥有了最高权势，谁就是主宰世人命运的“上帝”。但是过去，面前的塞纳河就像是条难以逾越的天河，作为一名普通的传教士，他只能属于右岸，不可能有与左岸“上帝”接近的机会。

但是今天，他赵保禄居然坐上了宫廷派来的豪华马车，“上帝”给了他一份他做梦也不敢想象的荣耀——皇帝请他去爱丽舍宫。

怀着忐忑而激动的心情，赵保禄随卫兵走进了爱丽舍宫。赵保禄瞳仁被宫殿内金碧辉煌的内饰不停地刺激，让他在应接不暇视觉中感到眩晕，觉得自己在梦境中游荡。

突然卫兵伸手止住了他，独自推开厚实的橡木大门，禀报后转身做了个请的姿势：“请进。”

赵保禄赶紧点头哈腰致谢，深吸了一口气，按捺住紧张与激动，抬腿迈过了大门。

进门后，赵保禄一眼就看到了皇帝，但里面不光只有皇帝一人，还有个头顶微谢，坐在沙发上背对着他的男人。赵保禄像被胶水粘住了一样，僵立在原地。他没料到里面还会有他人在，而且此时皇帝正与这人在谈话。赵保禄惶惑不安，不知道是该进还是该退。

尴尬的赵保禄觉得血在往头上涌，似乎听到宽大神服里传出的怦怦心跳。

面门而坐的波拿巴也看到了局促不安的赵保禄。就这一瞥，赵保禄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消瘦脸庞，鹰眼雕鼻，一脸的阴鸷，与平时印象中平和友善的传教士很不同。波拿巴仰脸微微一笑，说：“哦，是我们无畏的神父来了。”

谢顶男人扭过身子，顿时，胸前佩戴的各种勋章折射出的耀眼光芒，连同友好却略带傲慢的眼神一起射向了赵保禄。

赵保禄顿时被这个看上去近六十岁的干瘪老头所征服，他期望自己今后也有这样的勋章，哪怕只有一枚也不枉此生的付出。

“公爵，那我们今天就谈到这里吧。”波拿巴结束了与谢顶男人的谈话。

一听谢顶男人是个公爵，赵保禄更对他产生了敬意和仰慕。

公爵起身，躬身接过皇帝伸过来的手腕，亲了一下，然后直身扭头，再次向赵保禄投来一个友好而傲慢式的微笑，缓缓退出房间，把傻呆呆的赵保禄留给了皇帝。

“莫西亚。”

皇帝的声音很和蔼，可赵保禄却像是听到了一声惊雷，他趋步到皇帝面前，右手按胸，深深鞠了一躬：“参见陛下。”

“坐吧，我的神父。”

赵保禄后退几步，小心翼翼坐在皇帝对面沙发上，双腿并拢，理了理神服，微倾上身，仅仅坐了小半个屁股。

“莫西亚，去过清国吗？”波拿巴盯着赵保禄开始了正式的谈话。

“回陛下，我还不曾去过清国，不过我对清国已有一定了解。清国人会用两根棍子吃饭，会用泥巴做成精美的瓷器——”

“不——”波拿巴摆了摆手，打断了赵保禄的话，“莫西亚，你不需要了解这方面东西，这些都是肤浅的，表层的，你去了就能看到。你需要了解深层次的东西，只有这样，你才能给他们带去上帝的福音。”

“福音？”赵保禄一头雾水，这字眼虽然非常的熟，可现在从皇帝口中说出来却让他一时不明所以，他不由得睁大了那双鹰眼茫然地问。

“是的，福音！”皇帝在胸口画着十字，缓缓说，“让万能的上帝给那些无知的可怜人带去福音吧，你想过吗？你面对的是一群无知的可怜人儿，愿上帝宽恕他们。”

“是的，陛下。我知道这有些难，不光在清国，就是在越南，我们的传教也颇为艰难。”

“不不不。”波拿巴连连摆手，“越南历史上多次成为其他国家的附属国，没有系统的文化积淀，所以异国文化在那块土地很容易栽培、萌芽和发展。但清国就不同了，他们有着数千年的深厚文化，有着自己独特的文字，这种文化链从来不曾断过，它的系统性、权威性已经深入人心。加之他们向来自高自大，拒绝和排斥外来文化。若你明白这些，就不会奇怪在这个国家，竟然会有那么多卫道士出来玷污上帝。这些人的反教揭帖和檄文，起着很坏的引导作用，怂恿那些可怜的无知国民聚众反教，阿门！”皇帝轻叹了一口气，摇了摇头，显得十分痛心。

赵保禄暗暗叹服皇帝对异国文化有这样的见识，同时也以为皇帝是在鼓励他，在给他打气，让他面对困难不要泄气，所以情绪激昂地向皇帝表起了忠心和决心：“陛下，我不会畏难，一定会把基督福音撒播到清国，让他们爱人如己，尽心、尽力、尽力地爱万能的上帝。”

赵保禄哪里知道皇帝的用意。其实，波拿巴根本不在乎传教士是否宣讲天国福音，更不在乎清国人信不信基督教。这劝人悔改、远离恶行的宗教信条在国内要大力提倡，至于在他国，他波拿巴可不希望是个太平盛世，不然怎么搅起浑水，又如何乘机摸鱼？

细心的赵保禄发现皇帝皱了一下眉头，以为刚才没能完整表述自己的想法，于是停顿了一下，把自己原先设想的“以点带面”计划托付了出来：“陛下，到清国后，我将尽力发展当地的名士或乡绅，然后用他们的威望去影响更多的清国人。”

波拿巴知道这个年轻且不甘平庸的赵保禄误解了他的本意，他莞尔一笑，耐心地开导赵保禄：“亲爱的神父，刚才我说了，由于清国几千年的东方文化沉积在那些士大夫脑中，如同他们使用的方块字，呆板且不易变形。你若是想从这些人中着手，带动传教工作，推广基督教，那我可以坦率地告诉你，失败的可能性很大。”

赵保禄没想到自己设想多时的清国传教计划遭到皇帝彻底的否定，他一时无措地望着波拿巴请教：“那我该怎么办？”

“名士或乡绅往往满足自己生活现状，所以不易改变。不过你放心，这些人在清国只是少数人，而且少得可怜。更多清国人则过着吃不饱、穿不暖的艰难生活。你可以用各种慈善活动吸引清国人入教，就算无赖地痞流氓，你也一定要敞开胸怀全部收容。”

赵保禄瞪大了眼睛，简直有点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他脱口吃惊问：“无赖地痞流氓？那岂不乱了教会？”

“哈哈，在清国，我们不怕乱，就怕不乱！只有乱了，我们政府和军队才有借口去介入，才有理由去治理。何况我们已与清国签了条约，规定教民享有治外法权，不受他们清国法律制裁，所以你尽管放心，有我们伟大的法兰西为你撑腰，你什么也不用怕，放开胆子干吧，我的神父。”

“谢谢陛下。”赵保禄恍然大悟。

“不用谢，宗教和政治就像一对孪生兄弟，只是表现形式不同。你这次去，等于法兰西又派出了一个外交官，你肩上的任务可不轻呀。”

赵保禄马上领会皇帝的话意，他迎合道：“陛下说得对，只有在强大的政治和军事保障下，宗教才能得以发展。我一定铭记陛下的教诲与忠告，到清国后，运用各种手段，与当地官员多联系，从政治上得到他们的支持，至少是默认。”

“嗯。你非常聪明，我很满意。相信你在清国会大展宏图的。”

“是，陛下。”得到皇帝这几句夸奖，赵保禄心里十分舒坦，他垂下眼睛，期待皇帝再说些鼓励话。

可波拿巴话题一转，问：“你去清国定在何处？”

“回陛下，清国浙江地区的苏主教准备在宁波开教，现缺人手，所以我打算去宁波。”

“嗯——不错。”波拿巴满意地点了点头，“宁波是清国最早开放的商埠之一，潜力不可估量。虽然早在两百年前就有葡萄牙传教士在宁波设教授徒，后又有我法兰西郭忠传教士在那里开教，可收效甚微，不但教堂被毁，许多教徒也惨遭杀害。现在宁波没有一座像样的教堂，你能勇敢地去宁波打开局面，我感到由衷高兴。嗯，

对了，你到宁波后，要大力开办育婴堂。”

“育婴堂？”赵保禄又听得糊涂了，他觉得自己到清国后，建教堂，收教徒，传教规等一系列事够他忙碌了，怎么皇帝还让他去办育婴堂？

“对，育婴堂。不但你要办，而且我希望你传达我的旨意，告诉所有在清国的传教士都要大办特办。”波拿巴伸开保养极好的手指按在大腿上，食指有节奏地弹着，“清国是个人口出生率极高的国家，但由于国弱家贫，许多人养不起孩子，只能卖儿弃女。你若把这些无家可归的孤儿收养起来，隔绝他们接触清国文化，等于是为将来培养了一大批忠实的基督信徒，你的事业自然会变得得心应手。”

赵保禄恍然大悟，他没想到皇帝会有如此远见，这是他在修道院中从来不曾想过，也从来没有听过的问题。赵保禄顿时觉得如登山巅，看到了远方从来没有见过的绮丽风景。

“西林事件你听说了吗？”波拿巴突然问道。

四年前在清国发生的神甫马赖被杀事件在法国传教士中早就传开了，而为此而引发的“为保护圣教而战”口号就是当年波拿巴皇帝提出的。赵保禄赶紧接过话题：“陛下，这事听说过。当年清国借口马神甫是私人内地传教，而我们今后将在政府的保护下，是合法的。所以作为一名虔诚的传教士，我真诚感谢陛下为我们圣教传播做出的努力。”

波拿巴笑了笑，他知道面前这个小传教士不可能掌握与他同等的信息。前几天，他刚接见了清国两广教区首任“宗座监牧”的明稽章。在会谈中，明稽章提出想占用清国两广总督部堂基地来新建教堂，波拿巴当时没有任何的考虑，立即答应会满足明稽章的要求。看来这事现在也得和莫西亚吹吹风，想到这里，波拿巴盯着一脸敬仰表情的赵保禄，说：“我刚才和公爵先生也谈到了清国传教问题。”说到这里，波拿巴夸张地张开五指，“我决定拨五十万法郎给神甫明稽章，并电令远征军总司令，让他配合明稽章，逼迫清国两广总督劳崇光划拨总督部堂基地，好让明稽章在广州中心建起更雄伟、更壮观的教堂。”

“陛下英明。”赵保禄由衷地感言。

“记住，你去清国不要怕乱，就要让它乱，越乱越好。若毁了一座旧教堂，我也将为你新建起一座更雄伟、更壮观的新教堂。”

告别皇帝出门后，赵保禄心情轻松、愉悦，感觉眼前阳光也不同往常，似乎带有梦幻般的色彩，让他有种幸福的眩晕感……

几天后，在大主教的祝福下，赵保禄满怀雄心壮志，带着对未来美好的憧憬，踏上了奔向陌生国度的漫漫路程。

就在法国人举国庆贺战争胜利的时候，在巴黎市有个年轻妇人却沉浸在悲痛与沮丧中。就在刚才，海军部带来一个惊天噩耗：她远在清国作战的丈夫耿尼，不幸被清军打死在了战舰上。

“噢！上帝，这不是真的！这不是真的！”女人一个趔趄，差点晕厥过去。

年仅三岁的卡奇洛不明白母亲为什么哭得这样伤心，用肉乎乎的小手紧紧攥着母亲裙角，仰着头，嚷嚷着要母亲带他出去玩。女佣赶紧上前，叉开双臂，准备抱走卡奇洛。可没想到卡奇洛猛然张开嘴，恶狠狠咬了一口女佣手臂。女佣疼得一声惊叫，松开了双手。卡奇洛愤怒地一把推开女佣，继续拉着母亲裙角，不依不饶地嚷嚷着。

年轻妇女用手帕抹去眼泪，心疼地搂过孩子，抽噎着说：“我的宝贝，我可怜的宝贝啊，从今天起，我没了丈夫，你没了父亲。”

幼小的卡奇洛觉得很费解，他张大眼睛望着母亲：“妈妈，爸爸为什么不回家？”

“你爸爸再也回不来了，他被人打死了。”

“谁把我爸爸打死了，我要报仇！”卡奇洛愤怒地瞪着眼睛，紧攥着小拳头，似乎随时准备复仇。

“是清国人，那野蛮的清国人！”

“妈妈，带我去那里，我要为爸爸报仇。”

年轻妇女把手插进儿子又浓又卷的金发，轻轻地揉了揉，深吸了一口气叹道：“宝贝啊，妈妈知道你是个勇敢的男子汉。但妈妈不想让你去打仗，战争太危险了，妈妈可不能再失去你！”

卡奇洛推开母亲臂膀，“不，妈妈，爸爸说过了，男子汉不怕打仗，我要为爸爸报仇！”

“唉——”年轻妇女叹了口气，一脸担忧地哄着卡奇洛，“好，好，我的宝贝，那等你长大后再说吧。”

第二章

翼王兵败谋后事 夫人妙计脱虎口

波拿巴万万没有想到，太平军的军事行动会干扰阻碍他蚕食清国的有序计划。不光是波拿巴没有料到，所有外国列强都没有想到，当年那个被美国传教士罗孝全婉拒施洗的清国平民洪秀全，竟然自行洗礼，宣称是上帝次子，组织“拜上帝会”，建起强大的反清王国。本来他造他的反，我传我的教，两者并不相干；但意外的是，与他们基督教同尊上帝为父的太平军，并没有把他们这些基督教徒视为兄弟姊妹，只要是洋人，太平军就视为异类，一律痛杀之，这让各国的传教士惊恐不已。

广州新建教堂计划因动乱导致一拖再拖。五年后，广州局势稍稳，明稽章终于凭借着特权和雄厚资金，开始在市心动工兴建一座规模宏大，甚至可与巴黎圣母院相媲美的天主教堂。

年轻的赵保禄到浙江后，协助苏主教，并按皇帝的授意，办起了育婴堂。正如皇帝预料那样，清国孤儿和弃儿真不少，甚至比他当年在巴黎圣母院收留的流浪狗还要多。虽然收养这些孤儿和弃儿很苦，也很累，但想到这是在为圣教事业源源不断培养后备力量时，赵保禄顿时有了一种使命感的庄重。

而此时，石达开统领的太平军正处于苦苦支撑的游击状态。二十万大军经过数年的艰苦征战，到同治二年三月抵达大渡河时，这支骁勇善战的太平军只剩下三万人马。身后却是如影随形无法甩掉的十几万清军追兵，并且这个人数还在不停添增中。谁都清楚，这股太平军气数已尽，若能抓住石达开，那就是奇功一件，是博取顶戴、光宗耀祖的好机会，更是发财的好机会。所以清军个个争先恐后，唯恐机会被他人抢先一步夺走了。

三月二十七日，石达开率军到达紫打地。安下营寨后，石达开立即派小股人马渡河侦察。很快就有传报，大渡河对岸无清军驻守拦截。

听到这个情报后，刘亮发现石达开一直紧锁的眉头终于舒展开来，看来这次行军路线是正确的，一切均在掌握之中。

可三天后，正当石达开准备率军抢渡大渡河时，大渡河突然提前涨水。猝然而

至的洪峰，导致水位暴涨，水流湍急。

石达开怎么也想不到这洪峰会提前了一个多月，现在若下令抢渡，那抢渡兵士将面临极大的风险，向来果断的他望着惊涛拍岸、石走雷奔的洪水犹豫了。

“报——”一匹快马向这边飞奔而来。

人群往两边一散，让出一条道来。快马跑到石达开不远处，只见探子一抬腿，利索地翻下马鞍，一扔缰绳，紧跑几步，单膝下跪，气喘吁吁地报告：“稟翼王，清妖前锋离此地只有三十里了。”

“嗯，再探再报！”

“是！”

探子来不及抹一把汗，接过缰绳，翻身上马，拨转马头，又风一样地往回跑去。

“上船！”石达开手一挥。

此时的大渡河，风声中夹带着撼人心魄的涛声，但挑选的五千精兵听到石达开命令后，还是义无反顾地登上前几天集结的船筏，奋力向对岸冲去。

可河水无情，在波浪滔天的急骤洪水中，岸上众人眼睁睁地看着抢渡船筏一只接一只被冲毁。五千精兵皆翻落于洪水中，许多人甚至连头也来不及探一下，瞬间即逝，无一生还。

不甘心被困的石达开一边组织力量抵御追赶而至的清兵进攻，一边组织人马再选地强渡，但均因河水湍急及对岸清军伏击而告失败。三次抢渡失败后，太平军的精锐损失惨重。而大渡河也进入涨水期，水位持续不退，四面被困的太平军因粮道被断，给养严重困难，只能靠摘桑叶、掘草根、杀骡马为食。而如狼似虎的清军却如汹涌的潮水，一波接一波不知疲倦地迎面扑来。白天出锐师攻击，夜遣悍勇偷袭，还不时用长把锤攻打石达开营寨。太平军在缺粮与伤病中死尸枕藉，三万人马只剩下六千人，突围无望，陷入了绝境。时任四川总督骆秉章一心想生擒石达开建奇功，就特遣杨应刚到石达开营帐内劝降。石达开思虑再三，决心舍自己一命，以保全三军将士。

送走杨应刚后，石达开令刘亮打开杨应刚送来的酒坛。刘亮利索地挖掉坛口上的封泥，倒了一壶酒，仰脖尝了一口，这才斟了一杯递给石达开。石达开接过杯子，一扬脖，喝了个底朝天。放下酒杯，石达开背着手在大帐内踱了两个来回，突然停下脚步，抬头喊道：“来人！”

“在！”帐外亲兵马上闪进大帐。

“速请王妃。”

“是！”

石达开捧起一沓信件，走到火盆前坐了下来，面无表情地把一封封信往火盆扔。纸在火盆中腾起一团团火焰，红艳艳的光映照在石达开铁青的脸上，扑闪扑闪，捉摸不定，有点诡秘。

手中信件扔完了，火苗渐渐淡了下来。石达开觉得自己的理想如眼前的火苗，在